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採芹録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金三俊

採芹録　　雜家類三　雜説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採芹録四卷明徐三重撰三重有餘言已著録是編第一卷論養民教民第二卷三卷多論學校貢舉政事利弊第四卷多論明代人物臧否大抵皆考稽典故究悉物情而持論和平亦無激烈偏僻之見亦無

恩怨毁譽之私勝明人所作諸説部動涉危言三重所作他語録借周子之一言遂太極陰陽連篇累牘講學于天地之外惟力主均田限田之議反覆引據持之最堅究而論之自阡陌既開以後田業于民不授于官二千年于兹矣雖有聖帝明王斷不能一旦舉天下之民奪其所有益其所無而均之亦斷不[illegible]

此可聽其買賣此不可聽其買賣而限之使
黠豪反得隱蔽為姦滑胥反得挾持漁利而
閭里愚懦紛紛然日受其擾故漢董仲舒北
魏李安世唐陸贄牛僧儒宋留正謝方叔元
陳天麟皆反覆言之而卒不能行此猶可曰
權不屬時不可也宋承五季凋残之後宋高
宗當南渡草創之初以天子之尊決意行之
亦終無效則三重所言其迂而寡當可見矣

然而論漕粟則駁邱濬海運之非論養兵則駁徐階塞外不可屯田之謬皆卓然明論其他亦多篤實近理切于事情猶可謂留心經世之學者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採芹録卷一

明　徐三重　撰

牧民之職當以加惠孤窮為首務蓋不能自食之民懸命於上之人者所當約已勞身圖其生事者也次當以恤災為念蓋天災無時一方終歲無望之人流移破散死亡所係拯救之策不但臨事多方尤當先期預備者也次則均田土戶役以抑豪右而扶齊民禁

淫奢浮冗以節用度而端俗尚此古人治安本義常日行之以漸圖富庶實效者也至於貪猾吏卒藏蠧公庭煽殃鄉曲上閼清明之化下亂寧一之規所當簡其人數信其約法令公私之情不隔於耳目淳和之俗毋琢於奸欺精察曲防正當加諸此徒不宜尚且聽狥者也乃若持廉一節欲行繩吏當先自盟潔已庶可格人無愧乃能督下此寔詩書之士所稱誦法聖賢不但名位之流僅欲兢持物論而已其他寛

賦緩刑訓義重本恒若家庭之事並關切身之情如
此縱未便侈口王仁一郡一境有不實受其澤者鮮
矣
洪武初令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收養孤獨殘病不能自
生之人人月給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
三之一慈憫元元直同父子骨肉矣夫孤獨殘病飢
寒之人上關九重深念所以圖其生理者罔不周詳
寧忍令海內丁夫壯女不安生事以至流亡失所知

必無矣我祖宗德澤下逮庶品何減乾坤雨露但邃深曲隱正賴長吏奉行若令弊藏於法之徒美實喪於文之虛具則大非矣夫國家不愛課稅征求之額以全無告困窮殘命而中間稍有旁出無論此升合脂膏有失救死存生之本意倘實政一化為弊藪則必有萬分不能自生者又苦於不可得收而哀號槁死何由知之此在官司所宜推廣德心體隱詢瘼而不得目為柴牘故事一切付之廷吏已也嗚呼士大

夫所學何事四民之政童而誦之況國家懿典明章
皎然方冊當其任者烏得忽諸
四民無告王政所最先洪武條章載列監司守令職事
更為殷切乃令號啼載塗當事者身逢目覩恬焉靡
有詰其情狀為之收恤毋論吾心為忍即吾職亦重
慢國憲所學所任胥負之矣嗚呼儻謂人衆不能盡
養令郡邑冗耗費何止一端在世途則難已在國典
則不經若節此施彼所活何限謂歲辦不能額外夫

天下以富養貧天道人理然也在明白正大隨宜曲處焉耳我無幾微私而以痛閔元元之意明布一境人有不同此心乎如是財固可多方畫也謂情僞不易得實夫上以誠感未有不以誠應法以仁立未有不以嚴行里圖街坊烏容盡欺一時矇矓豈能終掩且既欲處之得所寧不審之周詳但使吾有實心終不令虛文冒濫也謂流乞勢難兼收夫宇宙同生寧分彼此或遂令寄命或使得還鄉各因其情與之生

路但患吾心不竭毋患吾力不周也夫萬物為己斯道本義一夫顛連痛切吾躬凡有斯人之責皆不可無此意而稱於天下曰士大夫也若鮮珍自奉而楞腹者哀號泥塗渺然乃若不聞高倨快心而黠猾者宛轉谿壑漠然不加動色此亦非人情矣

古今救荒惟蠲賑二事余不獲盡覩天下地土知其利害姑以身所經行耳目聞見竊謂長淮以北賑急於蠲大江以南蠲重於賑淮北居人星落地曠土瘠粮

課甚薄田無畜洩之利一遭水旱千里極目即不蠲亦無所得徵而流乞之民旦暮懸命溝壑之外便虞剽掠是賑之惠實於蠲也大江以南田賦浩繁生人駢塞無藉之人居多升斗之給難遍若復以薄收之物充重額之輸則地方之存無幾而食貨之直必涌且飢寒交迫敲朴難堪斥賣流亡勢所不免是蠲之益重於賑也夫蠲賑二事荒歲何可廢一顧於並行之中畧計其虛實重輕則然耳然江南田多鉅室蠲

亦難從槩例列為差等明示低昂亦厚業者之所不能怨也至於賑之一事弟責成良有司興發勸募公勤以行之多方以稽之務使無業者得濟必死者得全斯為實政夫發帑遣官豈非聖朝德意弟奉行乖方反滋騷動列郡之費不貲民間竟無大益此亦當事者所宜鑒往覺來先圖無獘而後可言其利也

為郡守積穀備荒是第一務不入私室不為饋遺買穀入倉擇部民有行义老主之倉須完繕高燥用柴葢

護侍主倉者如家之主計優以禮遇免其雜役不使左右羣小有所需求每廒有定數折耗有罰再勤加檢閱察其盈縮一遇凶歉發而平糶豫訪耆德散布各鄉質盟於明神感動以誠懇開遺自愛屬吏巡行稽查或親乘小舟突詣廉問夫預備則有待無弊久而益饒散糶則民便利均不至羣聚而又身勞誠感不廢稽防庶幾民有實惠如此而百姓猶流亡喪亂始可委諸天矣

晦翁常論常平倉弊云米俱浮埃空殼不敢挑動

又影射侵支有難理會愚謂此等事正生治人實

希法從人弊故耳今談者亦苦口常平之難行謂

害甚於利夫居位任職使國家良法無利而滋弊

不知士大夫有生於世其處身利物當如何而漫

無用心如此也

救荒一事士大夫稍以民物為懷未有不惻然圖其實

濟第心雖欲盡而勢所不遂身所難親一人之心思

耳目有限而閭閻不悉之情隱肇小乘便之奸欺不無此顧而彼遺名然而實否意美而法弊費實而惠虛縱有禹稷飢溺之思無裨溝壑顛連之苦昔人乃言荒策無奇誠恨之也偶見世廟時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䟽書內列綱六目二十有三曰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

遺弃小兒急收養輕重囚繫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其審勢立欵推情設策可謂幾盡若斟酌事宜務令實惠及民則在仁人君子自盡厥心焉耳竊思遣使之戒厥有前徵往年江南被灾發帑命官賑濟無益而更滋騷擾晉司馬文正公謂不如專任監司守宰者真為石畫此在朝廷之上老

成之識但為責成核實而不牽惑於少年浮論則善矣若監司守宰身任其事又以得人為急而難盎苦心綜理雖在我而布散分任須用得其人茍一人失用即一處一事為其所誤而僵死不知幾何人矣答富鄭公在青州所用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禄使就民所聚選老弱病廢者廩之公慼之以誠人人盡力今固無待缺寄居惟有見任本境官吏雖當民艱之日同有良心顧地方事任孔棘如欲付孤

子於乳母所以審擇之伺察之亦不得不加之意也

丘文莊則欲於所部致仕閒住待選依親等項官吏

監生與夫僧道耆老醫卜人等凡平日為鄉人所信

服者俾各就所在因便給散是用本鄉士民也然又

必為人所信服亦豈得一槩付之天要各就一方人

情土俗酌於才品而期具不負委任若官吏士民正

不拘耳誠幸得慷慨盟天矢日與吾共志之人而即

屬以辨戶業之上下有無察丁口之老弱疾病孤苦

或隨居給散以便民或就食其不能出入往來者令遠近飢寒赤子宛然若咸當吾前而凡荒政所施德意靡不若吾躬行而人實受之豈非一方生靈厚幸歟至於牛種之貸宰牛度僧之禁則預為荒後生事計者又不但苟紓今日一朝之急惟預備勸助二端不在明白開欵蓋勸助一事行之不善反成苛索須備一節當在平日臨迫則難倘被災太甚應用浩繁倉卒措置錢米不免巧婦束手之歎若只倚辦官庫

額少用浮中道稱竭安得委而坐視歟念此必當先事不忘經營臨事廣為方畧凡諸行仁之事以身倡之則好義者自衆不可强迫以不堪及民之政以實致之則受惠者必得毋令借賓以生弊要在賢明並濟經權一體上下倘按常守矩而盡其在我或用智多事而不通物情利益未施怨咨橫出矣嗟嗟志在蒼生者必不自專一人之見則於艱難倥偬之秋真如一家一身之厄焦勞之外更務周詢凡所以集衆

思藉羣力察幽細行實然者宜更如何皇皇切切也竊憶曾年災荒官司出米煑粥然食粥者死甚衆非粥之能死人葢飢寒雨濕人自無生理耳當知得食而生是粥之功餓傷疫染而死非粥之過倘歸過於粥而不為料理則可生者亦死是與於不仁甚也惟官司出米或委任所屬官吏或差派地方富民中間苟且塞責又不無侵尅減省襍以他物乃足為害聞有和入石膏沙土者久困瀕死之人腸胃豈堪着此是

適以好生行殺也若擇人而任用意稽察當不至是食粥之人其間亦有自能食而冒濫支給者似所當裁已給粥而有室可歸者亦不必慮惟流集飢人聚守於此枵腹待食以次遞給日晏得餐數歲豐穰窸之人僅僅得此已不能飫且老幼疾病羣居一廠疫氣相襲而又當陰雨彌月濕衣冷地俱足傷人此官司之所無可奈何者也夫丁壯濫食非曰惡之特分取無告之口且令官司勢不能遍亦為未平飢人

不下千百林立魚次取給髣髴之間豈能如期得食米珠薪桂欲令充飽其勢自難而遠村境外扶老提弱坐卧荒凉浮露之廠剪穿下透漬骨侵肌以積羸之人備六氣之賊疾病死亡又豈粥糜所能救療嗚呼羣公皆才名良吏猶然患此豈救荒真無策耶竊議欲倣范文正營作之意令丁壯者以力得錢不虛坐食老羸則編名定額限米分炊數止貧迫給可從優而散處空閑各有覆藉至於疾病醫藥自不可無

脫有死亡瘞理亦不容己若預備實積以奉聖朝德意勤廉自天以憂百萬生靈此亦吾輩立心之事也嗚呼行之惟艱談何容易捉塵而論兵得無為介冑嗤乎

程伊川與人論立賑濟法云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唯有節則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飢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

之不復有辯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旹何人不顧得食倉廪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寛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

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
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
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
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
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
則哀矜之一也按此議載於遺書斟酌事勢徵見已
往似甚可行夫每日一食近傷於薄然仁人君子立
愛欲廣而施澤當節節正所以成廣非不欲厚之也

小有凶歉米粟易措飢人鮮少不妨如意優給若大荒疊荒之歲流離在在充塞食貨無計究轉救此不應遺彼豐前又恐嗇後則此法最為長便夫日得一飽雖飢不死中間省兩飡之費以全活衆命衍易竭之財廣得生之路於人不為忍於物不為吝何妨於仁人君子之用心且羸病食之他所早晚兩給稀粥俟其氣完而與健者同給所給粥飯並官員親嘗浮浪游手亦弗拒遏處置存恤更為周詳矣竊又謂食

者已給而出未必不可別營幾微土毛水族亦皆接濟之物惟所給粥飯則須甘美豐厚務令充足又不作病此正在官司委托得人每鏤親嘗驗給若但付之尋常色役任彼尅減濫惡粥或稀薄飯或虧少是每日一給當不待三五日而餓損枯瘠瀕死大不如一日兩給尤微俾一度得救死之益縱它日事不能繼而一時猶幸有得生之人其利害相懸殆天壤矣故愚最善伊川此議而不敢輕言正恐或以虛文應

事之心行節浮從實之政實之利未究虚之為害更深是前賢苦心密議反為厲階以殺人因用策之不才不良而致此策之遺禍可深慮哉可深慮哉

伊川此議慮事最周然或在地窖極荒榖粟無可措置之處則宜用之又必須以勤敏精明身親目睹令事皆實際則可若少有虚漏則死亡無稽矣至如米可廣營量不至乏竭從優兩給何惜煩勞但此說亦不可知仁人君子酌時宜而贏縮摠於

血氣生靈盡同生一脉之念凡思曲防其未盡正欲實遂其生理古人不敢自惜焦勞胼胝之軀此意可想也

限田一事均產平役節富右貧最為治安善政昔人每苦救荒之策無奇竊謂荒策亦孰奇於此蓋救於已荒則倉卒難展故無奇救於未荒則無臨事補苴之廹無多費不均之患且人各有賴荒自不能為災兹非奇策歟大抵天生斯人食以此土以一方之土養

一方之人是土與人常相均者也先王審於是乃方百里而制國君各民其人井其地而授之田人得百畝以贍老幼至於餘夫亦有分業所收既足卒歲餘者即以待荒何有乏衣食而流亡者自阡陌既開田無常制多者吞并至千萬無者不得置錐於是始有奴婢佃戶而貴賤有餘不足大懸殊矣豐稔之年貧者力作以養富凶歉之歲富者厚自畜而困貧此三代以下至今日弊政天下所由不均不平者胥是也

夫言井田於郡縣之日非迂則妄然富貧何不可均量也今之富人有田千畝則古十餘家之產也有田萬畝則古百什餘家之產也田之入千萬其所當食之口不過二三十止矣所餘皆耗於冗食浮用彼百十餘家之無田者其身其老幼咸資於為人力作以終歲遇凶歉則束手而坐死亡是致此百十餘家之顛頓安得謂非十萬畝者之造孽耶今若令限其額數多者不得逾若干少者不失百畝或五十畝或二

三十畝夫無論各百畝五十畝就令人得二三十畝男子力農婦女操織常年計所食用之不盡者即可漸畜以備荒即無有餘畜而田廬宛然猶可轉移質借以苟取給一歲而强待來歲之復熟亦不遂至委頓溝壑也且人既各有微産其鄉黨同籍有餘者尚可推以相濟而冀後日之取償官司之設法救濟者亦可按籍查審而不思於虚實之難據即其間有無籍散漫伶仃孤寡者其人既稀亦易為推求别議周

給必不若於難稽而棄置無措也茲非灼然通利之道歟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益千古聖帝明王救荒奇策具於王政中甚明聖賢明布其策於書傳而後人常患於無策豈忽而不講歟抑泥於古法而不善師其意以變通歟然則三代而下數千年間生靈飢困轉死者無筭罹豈真屬之歲凶由豪强恣肆兼併而上之人恬然不為限制聖賢大有奇

策而不能講究變通以見於施行均為可恨也

梁惠王移民移粟是言救荒事孟子只云行王道始之以不違農時不用數罟不非時伐山林繼之以樹宅桑畜雞豚制田里此言於歲荒之日無乃近迂然平日審能行此荒亦自不足慮古人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正為此也魯哀公憂年飢乏用有若告以行徹徹者一夫受田百畝八家通力而作上之人賦什一而已生者得盡力取者不求羸人咸得

以勤儉自致畜積何憂乎災祲周禮荒政凡十有二慮極周詳然要是聖人立法於官守盡曲防之事以待天行之數耳若桑林雲漢之後則雖明聖不能不皇皇何者天災横行不可力遏民間澤涸難以支吾財不得神運而鬼輸人不能家賜而户給爾時即欲為奇策恐二帝猶病於博施是以王道貴預當令荒不為災此古昔養民善政有以輔相天地所不及者誠非小補也當今授田之法難行而民間産業可漸

均量惟重禁兼并使富強不得逾數多占貧弱衣食之資極意撫存令得保守苛徭繁賦悉意寛除要使户有名田人鮮亡賴是乃當今王道而於荒歲之備亦庶幾十之六七矣

江南差役以田為序此經法也夫國家以民為役以田制雖古盛世不能易後代人奸法弊民不皆有田役亦不盡從田於是有偏累不均之恨蓋舉海内皆然江南為甚矣夫江南財賦劇地諸役最稱煩重迺今

鉅産之家優遊豐盈坐作淫侈而徒使貧苦之民貲
窘力单奔馳搞朴此當世所為不平者誠於士大夫
之産立有定例限其品額額外有餘吏為裁抑之法
或即從官逮懲警或特設鄉政遏防務令不得任意
逾越以侵削閭閻陵夷志節倘過營分外即議在毀
廉但令教肅風清必無敢顯托不類者若夫登壟意
重振濯心儆彼既欲自同庸民國家亦何難戮士此
定士大夫之例當明布朝章以成畫一不得但委之

郡縣者也此制既定然後將槩縣官民户田履畝核實歸併造冊照産列名以次注役多寡不紊輕重不踰下毋得私營脫減上毋得曲法低昂此則於均役之中便有限田之意大要田多役不妨過重田少役不妨加輕將令富者勢不可多貧者無可使有需以歲月之深徐俟推移之理此作法於無制之後寓意於常法之間在任事者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而堅持之永守之庶乎齊均之效可以漸致即末世無

全功亦或可幾十五也至於因時隨勢法在必利而不至病人正行旁行無失本意而揔歸合轍則在善行之人用意真密審圖無弊焉耳顧其所以難行則有由然大要九重一人與閭閻萬口未有不知其便而當事及梗撓之夫皆大所不利言則爲仇行則爲賊所以歷千餘載而訖無成法定議無感也

自貢助徹行皆計民授田下有養上有供蓋均天地大利爲帝王良法萬世不可易也春秋時猶未

盡湮魯加履畝有子病之戰國闢土諸人遂大壞舊章流毒後代故孟子宅井經界之說諄諄於齊梁蓋宇宙非此法生人之理不均聖賢非此道推仁之事不達因攷紀漢以下謀國之議於後大要建議因時倣古用意一也

漢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所云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此最為徹論然卒未有能行非法難行無肯行之人也　限名田塞兼并去奴婢除專殺無田貧苦無滋豪强斯為善治後之議治率云便民然所便者十九富厚之室而飢迫者鮮所沾及稱善治乎　治天下者乃使商鞅之法尚至今在如何得善治

漢哀帝時師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廷臣議請自諸侯王列

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内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以貴戚近習不便遂寑不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不為苛矣獨緣貴戚近習不便使宇宙生靈大計竟廢格不行此正世事沉痼病根　漢法嚴惟貴戚近習力能撓此吏民不敢也後代權門富室皆得以私意梗其事行之吏難矣　關内侯吏民名田奴婢亦須有差等定限令槩云毋過三十此牛奇章所謂跡而未可行也

北魏孝文時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力業

人人殊便應人人均量事既傷繁且田無定數惟力是稱即為他日多占之端而均量無已時矣時南北交爭兵事未息田制貳難定限暫為此融通便計以救時弊而拯民艱亦不為無益也

唐陸贄論限田曰古者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田業無曠耕耘今富者連阡陌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强家服勞終歲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碩官取一私取十宜為占田條限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所云依托强家服勞終歲者今奴婢佃户皆是也惟兼并之後貧人失業乃有此等若計夫受田時則俱同井

通作之夫各得自食其力何至依人服役乎

唐牛僧孺論均田曰昔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踈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專其業於是編户逸為游惰良田併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人所在皆備貢籍來者根其所從去者審其方向居者詳其業疾者籌其數時貢籍於縣歳貢籍於州州與縣相關然後須限田之科重兼并之律使

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併呑以專厚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籍民限田計口受業者當如是但於籍時恐不無繁擾且既非受田人籍之何為不若一意限田重禁兼并自然惠及無籍至有田之後隨產立户列於版圖則民不待籍而自籍矣

宋太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違井田則富貧不均朕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三代以下人主未有自能知此者惟宋太宗知

之而卒未見所創規制豈當時佐理奉行之人莫或相成耶

宋仁宗天聖間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内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説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改田不便未幾即廢嗚呼任事之人即是不便限田之人法如何得行古者無死徙出鄉以厚風俗今以陰陽小數復通卜葬墓田之例不知三代公卿

世家何處皆得吉壤
而子孫相繼賢良也

宋高宗初在河朔親見民間之苦嘗歎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至建炎四年十二月遂定差役法以材𤀹三十戶每科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

太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按此法即今里甲差徭也今江南解頭收充等項號稱粮長役更煩重

宋留正役議曰自井田之政廢而賦役之法弊至於役法之不均未有甚於此時者豪右貴戚之家占田踰制雖有限田之法然其田百倍於編民縱能使之服役其何以救細民之困哉蓋其力既有十家之田而特供一家之役則皆之為役之家九又將移之於平民矣限田之役誠不足以均之則

不役之而限田庶乎其可行聖朝將以寬民而在

廷議論未定豈非有待於今日而行之乎三代盛王能使千八百國君民謹守井田之制後世人主不能禁豪右貴戚不適制占田然則統一海宇所命令何事此當求其故而得根因矣留公限而不役之論最為精當

宋理宗淳祐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上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

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識者憂焉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畆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

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察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於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帝從之種種即是今日江南事不必別求民瘼數陳矣陛下勿牽貴近二語是一篇中千斤擔子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

定六十四萬井為私田五萬一千二百萬畆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畆之餘為公田五千二十萬畆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畆歲只率一石五斗而計之則私田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須先賑恵焉上下相睦貧富相均此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

雖之地回思古道邈矣哀哉越至於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靡所不至此而弗治化實難行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荊楚之域至有賣妻鬻子者雖土風之常然亦衣食不足之所致也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方今之務莫如復井田尚恐

驟然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親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使之居實職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凡限外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為主凡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凡

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産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望復興矣九等公田此為見任職官祿食之數豪勢大家田畝尚有限而無額也右者百乘之室乃有采地其下則皆祿食仕有常職亦有常祿今遷改進退靡定不得禁其自營産業但無有限制任其縱横力足自殖靡不極意利厭豪門役貽小戶使貧窶失業而凍餓轉死者固皆因此居位柄事與豪徤巨室無

一人不圖私家便利而莫肯公議施行良法者其病亦正坐是也

愚謂限田均田異議而法相成也大槩有限則不足自均縱事難倉卒需以歲數終自得平愈於任其自獘者豪貴之產限外加役亦是裁抑一法宋留丞相又謂田多役輕無救細民之困不若不役而但限之毋令過度為愈亦慮之盜而籌之深矣自秦法獘後董江都便倡言於漢後人人能言卒尠施行由梗議者多而且要任事者怯而不專也

夫力能行者咸惡行之人身在事者無畢事之任宜乎其難然制產有規溢數有禁非私利國非憯毒人多田奪之不忍貧人無田任其死忍乎第謂亟則不宜耳定以限而需令自裁損何云奪也誠得碩治之朝奉公之佐殫力不阿之長吏上下齊心彼此無戾酌量一之制寬什年之期豪右不敢奸法而踰窶貧有所委曲而濟即不得田井宅桑追復隆古之事當見墟里之間煙火漸密而鮮蕪

田空舍也語又云有治人無治法非謂人可自治無所事法正謂法無人則不行然則限田均役歷數千載為空談者非難其人哉

長民之吏其政事當以教化風俗為本正倫理篤恩義定名分崇禮節凡曉諭聽斷之間無非此意行之期月必能有所挽回此亦修復古昔之漸也嗚呼非達於聖賢大學之道熟識帝治王風者不足與能於此五帝三王世稱有道不過曰平而已後代亂亡相尋正

為反此夫三代而上王畿不踰千里而匹夫匹婦亦不失百畝口分公卿大夫士上食君之土下任民之事豈有厚植靡用自縱逸以厲人夫是之謂平周衰以後失平久矣然每代末運則彌甚焉夫不平之極不可以終極必有變終無不復反復之間此千古隆替之候所由致也余竊觀吳下貴室田業動以千萬所入既厚即僭濫無度華堂廣苑聲伎肥甘窮極縱恣埶固未有一人兼數千百家而猶謂無妨於人者

當途亦厭惡之圖為耗損屢矣秉正者罕任怨者艱辛亦莫能誰何竊謂事勢已極須一停平不停平將來必有反復平之吏遲則事變更大我不敢策其後而微見往迹知其不爽故不憚衆九重為惓惓也

天下之亂成於民貧民漸於過用過用由於文之盛而質之漓此往昝固然之轍也長人之吏有意敦風援俗當先之朴素繩其侈浮凡厥靡耗之端一一明示本末而諄其教戒夫人非狂愚蕩敗鮮不喜於節損

但以一時嗜好迷溺之偏有濫溢而不暇顧者若上
以理曉下以習成莫不修雅而惡繁樂省而靳費庶
富可幾風俗日美矣今舉末世費財之事有十一曰
屋舍之弘壯二曰器用之工巧三曰廚饌之精腆四
四服飾之華珍五曰奴婢之衆盛六曰玩好之收藏
七曰倡優之嬉褻八曰寺廟之修建九曰齋醮之祈
讖十曰婚喪之冗浮十事而外雖有未盡之欵大都
亦足該之但能推類充餘當亦無所不簡者至於一

方士人君子又當興之共圖表正取徵詩書修盟古義毋或舍固而就不遜毋或昧義而作無益既以儉而去奢復以禮而由儉夫上人官長之命令既尊之鄉邦仕族之家規可慕人有不趨向而成淳風鮮矣如是世固可令而復古也其間富豪貴勢無意遵行倡率而更令人目其為梗此足自關身世門庭何論今日列諸禮樂政教之外也

太平有道之世民間風俗未有不淳厚儉朴亂世之事

未有不由澆薄侈靡蓋侈則財耗財耗則人窮人窮則奸縱懷亂世道遂以多故古者百畝一家僅給終歲雞豚蠶績惟供老人士大夫羔羊素絲以質嗇為寶上者不貴侈下者不能侈所以道隆俗美治稱雍熙自王道敝後上下無度貧富不均有一介而擬公卿服食供用任意豐麗惟力是為無有限節富者習貴而罔顧其繼窘者豔人而不安其初天下豈得竟泯然無有意外也漢賈生策中所謂屋壁帝服倡優

后飾者信末代靡俗之所有又云飢寒切於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此亦豈漫於恐世亡效之論耶我高皇立制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綉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紬絹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又諭戶部曰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綉卓哉聖謨所為足民保泰之要端在是後人漫焉視若無關治

理者非也假令當今有此陳言設禁必應相笑以為贅屑即施行亦罔肯盡心皆未睹實行之效耳試令長人者以此處家而驗其省煩敦素果有實益則推之諭衆齊俗必有灼然知其終利世道者矣

天下所恃以安全者刑政紀綱也昔賢以秦刑政紀綱為亂邦亂者理之對刑政紀綱不得其理非亂而何政亂則國危而喪亡隨之此千古往事必然之成驗甚著明也然刑政紀綱之所以亂大要由人主柄臣

各便其欲九列百執並撓其公賢愚不必稱其人陟黜不必據其事由是在外大小以守正而招尤以行私而起譽政清刑平朝無閒而不逞者忌振綱肅紀上不察而被梗者讐苟非素厲節懷貞不肯自甘之士何苦困身危行孑立風波水炭之閒以營國家之務攄生民之憂也於是舉相蒙附因循一切苟且以幸安妥而刑政紀綱日入玩敝不復料理積以成局乃至破壞廢滅勢必不可再振則上無制義之令下

懷播弄之奸昧理者莫識為恥扞罔者不伏其辜彊雄其力而彔者莫必其命富行其貨而窶者莫伸其抑智專其狡而愚者不達其情呑啖搏擊之禍轉相加而日彌甚勢有所必窮理有所必反於是夫天思改樹人懷别投大難勃發而神器不可保有矣故刑政紀綱者整齊一世民物之具而天命人心所由得喪去就誠可為昭鑒定衡者後代人主欲自為宗廟社稷計其得泄泄玩慢隨失此事耶

採芹錄卷一

採芹録卷二

明　徐三重　撰

先聖木主自洪武時已易設於太學蓋聖朝卓見超出萬古者也天順間林恭肅知蘇州府因廟像損壞詹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易於太學百年敝習乃革使未壞猶當毁之今因壞而易有何不可或以毁聖賢像為疑公曰此土泥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

中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是遂併從祀諸賢俱易木主亓文莊亦云三代以前祀神惟有木主自佛教入中國始有塑像姚燧比例有造泥人銅人像者門誅則泥人固非前古祀聖人法也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遵聖祖之制以革千古敝習豈非萬世儒道之幸歟觀二公語則知國初太學所設一時雖未遂通行而有識之論已皆心折此舉望瑩正久矣

至嘉靖間肅皇帝稽古法先始毅然詔天下文廟盡撤塑像易以木主數百年陋妄敝事一旦盡革遵典章以光大祀明神道以崇聖靈乃宇宙不易之定論定制神聖復起必無能別有異議者若乃淺陋俗見欲以袞冕名號榮大聖固失之無識而緇羽詭徒欲援大聖以扶彼說至詘而參諸老釋之行既難與言萬世名教正當以國典裁之耳

弘治元年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當時建議者張給事

九功欲黜荀況馬融王弼而進本朝薛瑄程侍講敏政欲黜戴聖劉向馬融何休王弼賈逵王肅杜預而別建啓聖祠祀叔梁紇配以顔無繇曾晳孔鯉孟孫氏二議最爲允當謝祭酒鐸欲黜吴幼清謂其仕不義亦非苛責者事下廷議吴學士寛則謂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揚雄昔皆不廢倪侍郎岳亦謂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六經賴以復存其説何可盡廢一時平章乃以意見不同卒無施行至

嘉靖間世廟用大學士張孚敬言易置從祀諸人與
建設啓聖配從皆如張程謝三公之議至於去土像
設木主改封爵而稱先師賢儒禮正義當極為尊隆
文物典章卓越萬古非聖明之主不能為此舉動也
竊謂此事所當持論者豈以先聖之崇祀由其但為
經傳耶抑以巍巍道德云也諸人所講授未能妙契
先聖微言大義而人品志行又不無有間於名實豈
應以空言論著遂得參洙泗羣賢之行此正尚論者

所宜權度也吳倪二公議不無憾於知德焉

高皇嘗與儒臣論學術陶姑孰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此誠探本至論夫邪說之害莫甚佛老聖祖在御於浮屠大有約束創立庵寺有禁私自披剃有禁書疏求財有禁遊僧無冊有禁極不欲令其蔓衍任其倡狂蓋邪正所關治亂聖明

炯燭其端然一時不能遂為珍絕良以沿流之獘日久沉溺之徒已繁且自三代後口分無業凡惰遊飢迫殘毀孤獨數者咸竄入依泊其中苟未有以處之不得不開此容納之俾暫以安其生理靖其異志但為限有數為防甚嚴需之歲年民生日裕而不肯為為者又非所好而欲自脫則潛消嘿塞之機在是至於邪妄害正其惑世如淫冶禍人如疢毒早辯決去當如援溺沃焚必不可一日使其說譸張於世入人

心志耳目此在少聞道者尚不昧而況開天創世神聖有道真主哉後之學者妄附邪說而甘為異徒不惟自絕聖賢名教其於憲章昭代亦大乖不倍之義矣

永樂二年七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所著書毀濂洛關閩之學上怒曰此儒之賊也押至饒州聲其罪杖之焚所著書成化二十年無錫人陳公懋删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我朝尊聖崇

道邪正之辨謹嚴如此近來大有斯人於孔孟門庭蒙如未視而敢妄言訾議程朱吾知其人耳竊虛空浮誕之語又自無真得以辨識是否誤謂其說新奇可以附托為名自掩非薄遂以欺人亦明自欺然其狂肆不檢理法難容國典所裁卒伏顯僇夫亦天意衛道殛滅其亂正之人耶萬歷間有閩人李贄罷官自髡為僧著書邪妄不經所行亦狂恣為言者疏其罪狀下旨捕繫毀其書贄隨自盡獄中濂洛關閩之學傳述孔門而朱子又集其大成折衷

定論此宇宙正理常經獨稱淵源宗旨出入之間即分邪正我聖祖造士興賢一以四書五經性理而又廣蒐諸儒論說輯為大全頒布誦法葢聖賢之傳受大儒所發明灼然表正正的盡塞它岐矣奈何更有踈淺寡悍之徒妄以陋聞詖見誣詆先知變亂白黑離經叛道公肆猖狂先朝鳴罪正法允為天理人常大計但覺尚有寛典而非枉濫也夫道無異旨學有同歸何以經傳大明之餘復見紛紜乖錯之輩至幾

與大義為冠而不自覺其為非良由自得之學既希迂妄之說易眩好為不經者侈口放議於前中鮮自執者聞風羣和於後不復以實詰真修默成往訓而相率傳聲托影自喜新奇乃至霧塞人彝有乖維世之大教蠅亂聖典蔑棄性命之微言邪說暴行正屬斯徒天下之亂由茲流弊昔人謂其害甚於洪水猛獸夷狄篡賊蓋推隱甚密比類甚嚴也夫大聖人不殺無道而獨於兩觀之僇絕無不辜之疑豈其罪真

有浮於三苗工驩者葢不法之奸惡顯而人知回慮亂正之毒禍漸而人易浸淫祖宗之罪二人仰見有道聖明之獨覺而一時匡輔諸賢亦大有遵聖崇道能分析其是非者猗歟休哉

高皇嘗諭詹尚書同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

相如揚雄何補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數語曲盡古今文章之虛實即往代才人奇士識見議論求一得或幾於此不能也豈非天縱聖明哉竊怪後之作家剽摘隱異補綴艱澁刊削脉絡以擬古易置次第以當奇駢句之須深心定其短長再繹之則理意已乏韻味所云道術世故者尤蒙然無少當也大都自中葉後浮麗萎薾乃一變而至是但能反其柔靡而實踵其淺薄然於近古

之制所謂以簡易之詞發真實之義已殆絶然無復餘響嗚呼豈真有關乎世運然耶當代考文之主仰思聖祖明謨必有以振起釐正之以求實得實用也元初設國學許衡為祭酒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茍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夫沉厚之氣往往出於顓蒙而風聲一滴便難援拔夫士已壞於聲華功利而欲求其實德行能難矣此中世人士多不迨隆興之初也又嘗問諸生書

義若推之自身於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夫理在躬修乃稱賢士不知後世言語文章便足為其實行否而用人者又何所賴於言語文章也又云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夫用人不問其長資遂已耳教人不察其短課試已耳夫教而後用用必待教社稷生靈大計孰重於此乃所教所用果於世道咸所需乎此中代所以罕真才善治也

元虞集學校議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令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尊師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嗚呼經明行修乃士之的令學校立師與師之訓士果是物乎夫使守令能尊師經明行修之人則可以移風易俗奚止訓育士類

宋景定甲子詔崇經術考德行謂進士科弊久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慎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

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顧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中無大更張以安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

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豈弟之仁垂之萬世按此詔發於理宗時其言科舉之獘士術之乖最明切矣第榮利之習相沿日久道德之具舉世蔑聞一旦欲以掄才不獨下之人未識趨向而上之人亦未由措手科條也至欲就科舉令中不大更張以妥士心則經術尚可以敦文析理德行必難以空言求合若必於進士舉之外合經術德行以取士非薦舉徵辟之制不可第恐行之

者不公應之者非實其弊復然耳宋理宗通儒學古其於道術高行非不極意尊崇然才非英明下無同德鼓舞非素耳目難親欲遂復成周舉士之令言何容易也

洪熙時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葢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

率意任情民受其斃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亦得賢士之用上諭禮部行之論者謂科舉法若用建輔言可救時事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鉤棘為救弊者未為知本其說然矣又謂知本之論莫善於唐楊綰之疏考綰議欲去明經進士而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

學知經術者薦於州刺史考升於省朝廷更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對策而等第之此於選舉法善矣而教養之術不正且豫終為苟道若始終造就選用之法莫備於宋程純公學校取士劄子謂宜先命推舉明道好學之士延聘至京俾與諸儒朝夕講明正學稍久則擇其道明德立者為師自太學以次及於天下州郡縣縣令每歲與學師以鄉飲禮會衆推舉經明行修材能可任者升於州州郡歲會舉如縣法以貫

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成之歲論其賢能於朝謂之選士朝廷明試辨論而命秩焉大要所選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夫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於正王化之本也此實至當不易之定論但三代教化陵夷日遠一旦振起其難數端師儒卒未易得

人選試恐未能中道貴要何以無所撓其間隱微何
以必能察其實任事者安保必無所私登用者安得
盡行所學此正在主張世道者以躬行心得為規矩
準繩合天下之公辨正邪之路則庶其無或失人而
古聖帝明王之治可期也
按古者四十曰强而仕葢少閑孝弟謹信詩書六藝以
正其習長而窮理盡性進德修業以成其材道明德
立四十而後選舉及焉入則幹國利民出則總師專

對何艱巨之足難何事績之不光偉也夫端亮純懿之質非知道則德性未充敏博雄傑之材非務學則義理未徹以此樹功濟世寧免小立偏成大約至四十而漸教積修行孚實懋不惟人才至是莫能隱其真即舉人者亦明見定品而必無爽失矣

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始於景泰初年時土木變後國賦不充為此權宜之術暫救時艱原非常法定制且限額甚寡當時意亦自知非體也此後遂為一切

理財之長策太學賢良十九錢客戶工二曹爲交關之場朝廟之上司收之間以此物博得者大半夫祖宗舉辟徵召之典後世絶不復行而此等一作法便相沿不已且朝廷以貨取之而苦責其不賄無乃淆其源而欲食其流乎

弘治五年王端毅公爲冢宰具奏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其疏謂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至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

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用心職業不為歸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他日豈能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十四年掌國子監禮部右侍郎謝鐸上言宜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大開芻徑如納粟納馬之例即它日貪利害民之謀鬻爵賣官前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徒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

錢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二公疏各言其職事之獘一則獘於選法開貪濁之門一則獘於興賢傷作人之體夫太學所以培育英雋吏部所以銓别庶材而上納一節至彼此俱獘持籌之人何不一念而恒出此議至屢閉而復屢開豈萬方供輸絶無復别可斟酌者耶且此事實亦前代所未有聞其賣官鬻爵者以私營之非公行也一人創之非常制也我朝此例盖創立於土木大難之後一時國勢倉迫參較

存亡之數暫為此明知故作萬萬大不獲已之事而不虞後代便宜之徒遂指為舊章目為奇畫蕩敗冠冕汗蔑教化以取辦目前之需苟塞應時之責罔顧國體士行吏道民生胥由此滋蠹此何但苟且誤國不足稱長慮之藎臣抑其人不恥言利得無心市井駔儈之心乎

高皇祖訓不設丞相著令甚嚴當時事皆親裁文翰亦多出睿思文皇始設內閣選儒臣以備顧問代筆札

三楊在事最久與仁廟同出憂虞後加公孤代言議
政權重勢尊居然丞相之事但未正名位以避祖宗
禁令耳自後遂為典故歷世不易其初尚不拘員局
但入閣與機務者即是後多由翰林序進遂以入館
為登樞之路而文苑政府乃為一途宣廟而後以別
衙門入者惟天順時李薛嘉靖間張桂方夏李文達
以奬廟親政向信張桂方夏以世廟密謨稟征皆九
重所特簡也若憑舉知為必當信同升為必公則類

引序進恐必無復有旁求者大要其事雖成於相沿然亦不得不爾何者庶政難親已須委代假借既久事任遂歸夢卜無憑需之官次無足怪也大抵事柄不在上必在下不在外必在中已不在上不得不下與其中也寧令在外聖祖之意必欲外而上今日之事恐其下而中是寧得已乎前者閣臣詔旨稱名稱卿稱先生後直云元輔次輔蓋亦遂以宰相目之矣嗚呼但使任皆忠賢官不侵攬庶不大失聖祖作訓

之意云

國家何以罷革中書乃鑒前代獨任之弊因一時逆節而斷自聖衷令事有分屬勢無兼擅至長計也何以旋設內閣繼體守文未親遐隱一自庶務能無滯疑商確咨詢不得不需後乂蓋開天之雄斷豈易盡襲於撫盈文皇已不免旁求而仁廟遂有此遜語矣然則內閣與中書異𢧐曰易其名耳其實則同易其名

祖宗訓命森嚴也居其實一人聰明所寄也曰內閣

初設官止五品供事左右代製撰票擬耳何以遂俾中書曰勢必至是也曰國家舊典分曹受事而乾剛獨裁盖即散中書之權於六部而何以六部卒不得俾中書也曰職不相統耳曰假令今日一人躬勤六卿盡瘁而內閣以庶僚匡直獻替可無闕事歟曰此祖宗所以綱維宇內者奚而不可也曰倘九重端拱而受成六卿各司而無統既以代言摠理之責付之內閣相延既久事任日隆今欲復如祖宗之制不適

於時矣由今之道如何而可無弊歟曰三公論道載在周官其人豈可以藝文求歟豈可以官途格歟豈可以優遊清華養望歟豈可以幹敏小局登庸歟當歷試外内之艱明揚德器之重學果足以格非正物績曾效於幹國利民考鄉國素節之允符合朝野推賢之輿論其進也專以賛襄啓沃調燮平衡寄一世之命則置其身家念社稷為安則不why喜怒至於上假恩威下侵職業非惟不見諸迹抑且不萌於中此

則一代股肱心腹之良大學所謂能保子孫黎民者又安論前後銜級之崇卑也乃若一人以親攬為明不妨兼聽六司以官守為重不苟私狥毋令壅蔽得行太阿潜向此又聖祖昔日防維之良法深意所以永塞末流之弊者豈得以時移事變而忽乎

唐太宗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法之所以益衰也太宗甚善

其語而取士任人卒未能追跡前古以為後世典刑終唐之世掄才格於詩詞既非通經學古之實而柄用率多浮薄雜出欺妄誤國之奸一代紀綱風教皆無足言正由忽畧儒術不識三綱九經之訓故也後之取士用人毋更因循陋轍而思其人信可以敦教化厚風俗者則不得以薄藝小材進矣

國家設科舉為登晉賢良之路然非得已夫賢良之路最末於藝文高皇初意欲專選舉罷科目蓋明隲才

行與暗索藝文者虛實自殊其後卒專意科目者恐將來選舉之弊有更甚於科目科目雖未足灼見賢良亦徒取其公云耳奈何更有以私徇之如後來所聞人言及聞形諸摘發者嗚呼國家以社稷蒼生重寄求人若飢渴患情偽之不易核不得已而闢其末路於藝文特欲借誦法先聖之門希幸獲有德有言之彥膺此任者倘亦思藝文之間如何可以卜顔閔冉季之品而庶幾於不負聖祖欲專選舉之深意乎

若止據篇牘之長目為賢士之藻所録固亦有如韓退之歐陽永叔其人矣但華實終二影響難真聖人不免悔聽宰予兩漢庭遂以厭忽儒者此亦文不足盡行之明説茍有以人事君之心正宜寢食不寧於此彼但欲栽培桃李光映私門即此一念已不可對越於穆何況更為幽昧如前所云然乎

賢才舉士兩漢猶然其後以詞賦文章相延蓋千載矣柄文者不能違令之制然古人求賢之道何可昧也

夫制科難以擇賢為賢士不可以藝文見耳然漢武
曽以天人拔董生胡安定又以顔子論識程叔豈盡
屬華浮耶大要醇德之士其通理自真明道之儒其
闡義必粹為主司者若果自以心得躬行之實觀人
之緼藉造詣於議論宣發而定其所養所得似亦有
必不可偽飾虛襲者獨柰何剽掇摸揣一槩莫辨但
欲據夸奇鶩新之辭以識别仁義道徳之彦是不求
魚高木索鳥深淵耶

宣德七年楊文貞公以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有贓罪併坐舉者至正統二年有言專用保舉恩出於下欲仍洪武永樂吏部選除文貞復言保舉得人間有一二非才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得糾舉以致如此近來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為謗語欲壞良法伏望聖斷於是保舉不廢至景泰初李文達極言保舉之弊遂罷之夫吏部除

授二祖時舊事第爾時賢愚黜陟威斷如雷電晶燭如日月匪人亦自難容倘端拱優閒不親甄别則保薦之法重其責於舉主推耳目之公嚴一體之罰意亦不為不善但不知舉人者其人果何如失舉者其罰必行否有一於斯弊實滋矣夫君相之職專司任人其餘衆務乃在百執若廟堂之上加意人才公明並振遐邇不遺則保舉之法誠賢於資次若功罪鮮當名實混淆則弊實百端又不若資次尚有不明之

公也聖明在上安所議之

甚矣夫治法之不足憑也宣德初以方面大職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而令在京三品以上各舉所知當時極為良法已則徇私臧公至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議仍屬吏部遷擢此後但循資序進人未必皆賢用人又未必盡公也乃知銓叙庶官正由元首腹心並勵公明但求登晉賢良因才稱事無容筴其後獘曲為堤坊若設法以袪獘法立而獘生縱令帝典考

續周官建才未有數百年常如一日者也

舉賢考功二者何可偏忽若聖主賢臣以公明綜核務盡名實何慮世不唐虞自舉賢不足憑而試以文論文論果足信賢良否也考功不足據而叙以年資年資果足竪功狀否也嗚呼二者不足以用人而用人者又不得不如是不如是當更有壞亂難齊者此後世之所無可奈何者也

宋范文正公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鄭

公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文正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二公俱大賢藉令今人議
論必以鄭公為長者然文正先憂後樂以天下為已
任其身之去就安危且不自顧况肯優容不肖以病
天下蒼生始知富公尚有愛惜文正則以道行志惟
其是而已嗚呼此可為銓核庶官之定論
小人欲内結左右外擅國威未嘗不以獨斷之説陽愚
人主而陰制外廷李斯末年欲自脫禍以此阿二世

而亡秦族非忠言嘉謀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堯咨四岳禹拜昌言大聖人豈以獨斷為理耶夫人主既已獨斷矣即百執事唯諾奉行足矣又惡用斯人從中出納假密勿之重竊平章之司以陰持庶職而掣其股肱耶

獨斷之說可用之以杜小人不可用之以間君子英廟復辟之初曹石負功專橫要挾主勢操執朝常呼吸生禍福李文達以孤踪簡任患羣小之難御進獨斷

之說權收私門政歸皇極此獨斷之得者也然當時密謨徵動公言之而上亦心識之用人行政由相成者實多不專獨斷也至若一人深居重陰蒙蔽大奸欲專事其間患外廷公論復有開發而假獨斷之說隔中外之情使九重孤立而惟其所指點賢人正士懷忠憤而莫可誰何此獨斷之奸言非正義也李斯末年自盟罪戮以此曲媚秦主成其宗社之禍卒亦不克自脫九族之殃蓋天下後世所共作責嗤詈者

而後人敢蹈其前車其必非忠言嘉謀之臣不言可
知矣
宋真德秀奏陳五事其一謂至公之論不可忽夫公論
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
以為國爾惟令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
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
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阻事為徼名無聽用之
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愈屈夫公論屈伸乃

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終篇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愚謂公論二字其真妄一按於天理而公私乃別於人心既著事為明有可否不相出入不少假借此公論之所由定也天地剖判非此無以立極皇王代起非此無以正世是以得之則吉失之則凶明之則治淆之則亂捷於影響信如蓍龜上自混元下迨今日苐有通塞而無存亡長國家者何可忽諸

竊見使者行部徃往詢地方興除事宜竟空言無用也使者之要在精察官邪公行舉劾夫周官法度在末世則為獘秦漢律令在羣下則為奸今欲以議論文移滌除宿獘惠養元元萬萬不能不若徑視民情之苦樂為長吏之賢否奬善斥汙不少顧忌輶軒所到終朝可明所謂提綱行簡而官肅民安視文案檢括功倍萬矣

高皇帝初定天下與羣臣論元氏之亡曰當元之季君

則晏安臣則跅弛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夫君晏臣偷用靡賦促古先喪敗如出一途明明聖謨當為國家萬年寶訓

洪武時嶲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勸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

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降黜之使有所懲山西平遥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税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産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夫二人者若在漢元狩唐建中宋熙寧時當考最課矣高皇帝以其不務農桑學校撫安百姓而降黜責問無非以惠養元元為念而風勵以重本敦化之事使任職長

民者咸曉然知聖情關念在是有不為循良之吏鮮矣四海安得不蒙其福乎

正德時王守仁疏有曰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嗚呼其慮深矣夫輕賦所以厚下足國亦以防危未有重征而民心不揺未有財耗而舉事不困古今廢興存亡無不由此然二者原不相悖其道在大為節省而已若國庫如漏卮而直以東南數十郡作孤壘注之無事已竭

其内有事則勢窮計屈必甐其外萬世之策豈宜若此

許論計九邊後禍曰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内變誠不知國事所終此數語者當籌任計諸公所宜卧不安席而圖其一朝者也今日更有可慮者欵賂之費不可復減於外芻粟之用偶有不繼於中則不待背盟棄信而坐困之勢已成又不但往日所云而已

北邊自俺答輸款後雖歲費賚賞不貲而邊人得免
血戰死命所全活殊衆一時主議之人功施亦良厚
矣或又較和戰利害以為相等夫國家以財養人誠
令生人而費財財安得以人等也第和戎息爭雖古
今最盛美事而邊方後慮則不得一日少弛乘寬暇
而益修封疆行伍則此舉誠為勝筭奇策若狃目前
之安為萬世之計財日耗於賂遺兵日消於玩愒即
所謂若一旦改慮當不知其如何者此則後來相繼

惰偷之弊而前人立事之功更成遺誤之咎為可歎
惜耳

採芹録卷二